雍錄/卷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雍錄

全書始

卷一

下一卷▶

五代都雍總說

漢、隋、唐皆都渭南，雖位置稍有遷改而相去不腧二三十里，尚易考矣。若夫周、秦兩世，自初興以至遷滅，屢東屢西，不常厥邑。若但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，則先後紛紜，亦與散在史冊無異。予於是立渭為經，而取兩代都地隨列渭旁，人能並渭以推其方，而關雍地望如指諸掌矣。

渭之源出隴西鳥鼠同穴山，稍東則受秦水。秦水者，天水郡水也。秦始封在此也，故曰西陲也。又東則大散關水入之。又東為陳倉縣，秦文公於此得寶雞，故又為寶雞縣也。及至武功縣則受斜水矣。褒、斜二水介衙嶺而分南北。此之斜水即二水之北派也。斜逕武功而東入於渭也。又東為蘩縣，即后稷始封之蘩。蘩即郃也，所謂「有郃家室「者是也。又東逕雍縣（風翔府天興縣），秦惠公之故居祈年、橐泉皆在是也。又東為雍縣城南，則秦德公居焉。秦、漢五峙皆在其地也（五峙詳在後）。又東合漆水為岐水。太王立都渭北而兼跨周原，故合兩地而稱岐周也（詳見周都岐周下）。又東逕槐里縣，南即周懿王所都也。古名犬丘，則為畜牧之地耳。至秦，改名廢丘，以示周世不復興也。項羽所立三秦，此為雍王章邯之國也。廢丘對東則潦水自此入渭矣。而秦之上林，包潦水而對廢丘，故《水經》謂為上林故地也。其曰故者，秦舊也，以別於漢武之所廣也。渭又東則受澧水。澧旁即周文王所都也。又東北行，則漢便門橋橫亙其上，此時渭方自西

南來，未全折東，故便門橋得以橫絕而徑達興平也（武帝造茂陵於興平。興平即廢丘、槐里也。此橋趨茂陵為便也）。又東則為鄗水，鎬即周武王之都。蓋與豐都東西對立也。又東逕磁石門者，阿房之西門也（見《水經》）。又自此門，始與阿房南北相對。故知此門當在阿房之西，不當在阿房之北也。又東逕漢渭城之南，即秦咸陽矣（唐咸陽縣在秦都西三十餘里）。秦之咸陽，孝公所都也，在漢長安西北角。故《漢書》紀高帝、項羽自霸上而入秦都昔曰「西上咸陽」也。唯《元和志》則曰「正東維南」，是為雍州則東多南少也。《志》蓋審言其詳也（並用《水經》，參以它證）。漢都長安，其城在渭之南而咸陽之東南也。隋都亦在長安，實漢城東南十三里。隋文名其城為大興城。唐高祖因之，遂以為都。凡其宮朝城市，悉用隋舊第稍更易故名而已。唐之都城，先統於雍州京兆府，最後始名上都也。高宗時，於大興城之北東別建大明宮。故號東內，而大興城遂名西內也，西內即唐太極宮也。別有興慶宮，在太極東南角，又名南內也。

總敘雍

《禹貢》：黑水西河惟雍州。言雍州之境西南則包黑水，而東距冀河也。冀河，龍門河也。堯都冀州，龍門河正在其西，故曰西河也（詳見《禹貢論》）。黑水遠矣。在唐為歇律以及交廣皆是。若流沙，財又出蔥嶺之西也。予之此錄，專以五代帝都為言。凡五代帝都，其在《禹貢》雍州之境才十之二三耳。而予全舉雍名者，如堯都平陽而遂該括全冀，名以冀方非失實也。秦嘗名其都為雍縣，唐嘗名其州為雍州，皆本《禹貢》也。雍，壅也，四面有山壅塞為固也。

關中

潘嶽《關中記》曰：「秦，西以隴關為限，東以函谷為界。二關之間，是為關中。」此說未盡也。函關固秦所立矣，而鳳州之散關（周尹喜嘗為令），隴西之隴關，商州之武關，原州之蕭關，藍田之嶢關（藍田縣即藍關也），其名皆已先秦而出。秦又自命其國土以為關中，則凡地在四關之內者，皆當係關以為之名也。若專指函谷一關，則不該矣。故顏氏注《高紀》曰：「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」，而徐廣注項羽「關塞」之語曰：「東函谷，南武關，西散關，北蕭關」，其說是也。其他如大震關之在隴州，瓦亭關之在原州，駱穀關之在周至，子午關之在長安，蒲津關之在同州，華陽關之在洋州，雖建置皆在秦後，至其設險守國而命之為關，則凡此數者，皆當在數也。故潘嶽所記，不如顏、徐二說之該也。曰其關者，培土束隘，中立之門。晨啟而暮閉之也。孟嘗君詐為雞鳴以誤關開門開，乃始得出。高祖不納它軍，已而英布攻破之。漢世函關門牡又嘗飛而它逸，

則固明有扉闔。而夫形容關門之狀者，至曰天形如疋練，則其規制可見矣，不與壁壘同為一製也。終軍入關得裂帛，問此何為，曰：「為愎傳，」愎傳者，回時以半帛合符為信也。然則初從此關得帛而入，他日出關，又持此帛為驗。則是原自東入者，不容西出也耶？

三輔創置

《三輔黃圖》曰：「三輔者，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。武帝改曰京兆尹、左馮翊、右扶風（《地理志》：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），共治長安中。是為三輔郡，皆有都尉。」又曰：「京兆在故城南冠裏，馮翊在故城內、太上皇廟西，扶風在夕陽街北。此其廨治之所也。至《百官表》顏師古注引《黃圖》則曰：「長安以東為京兆，以北為左馮翊，渭城以西為右扶風，則三輔分境之詳也。武帝展拓上林，東方朔曰：「如天不為變，則三輔之地盡可為苑，何必周至、戶杜乎？」按朔所諫，尚在建元年中，而三輔立名乃在六年。朔不應得以預言，此必史家追為之辭也。師古曰「中尉及左右內史，則為三輔」，不必京兆、馮翊、扶風，此說蓋強加護飾焉耳。即顏序自謂「不肯攻擊本文」者，皆此類也。唐通以關內道為畿內，而中置京兆府，立尹以治之。城中立兩縣，自太極宮前、朱雀門外至啟夏門內，中分通衢以為縣境。其東則隸萬年而西隸長安，亦仿漢也。

《三輔黃圖》

今世所傳《三輔黃圖》，敘載漢制特詳，最為要書。而其間有與正史不合者，如武帝思子宮在湖。湖，渭南也；萬歲宮在汾陰，汾陰，河東也。而《圖》皆以其宮錄諸甘泉。甘泉自在渭北，此非明誤耶？甘泉有三，惟戶之甘則與湖縣俱在渭南，而戶之與湖，中隔都城，不相附綴，則其誤曉然矣。其次，晉灼所引謂為《黃圖》者，多今書所無。雖今書亦自明引某說本諸舊圖也，則今書固非古書矣。於是漸台、彪池、高廟元始，祭社稷儀，今書皆明言祖本舊圖也。又有引顏師古語為據者，師古，唐人也。漢世安得預引而言之？又嘗命槐里為興平。興平之名乃唐至德二年所改，又在肅宗時也。然則今圖蓋唐人增續成之，初非親生漢時目擊漢事者也。故隨事必當立辨，不可謂其名古而不敢置議也。

《唐六典》

唐世制度凡最皆在《六典》。或云書成不嚐頒用。今按《會要》，則牛僧孺奏升諫議為

三品，用《六典》也，貞元二年，定著朝班次序，每班以尚書省官為首，用《六典》也。又其年竇參論祠祭當以監察蒞之，亦援《六典》也。此類殆不勝述，何以遂言不嚐頒用也？草制之官每入院，必首索《六典》，則時製盡在焉故也。其書蓋張九齡之所上，而李林甫之所注。今其卷首直冠林甫之名而九齡如無預，惟《會要》能盲其以，曰開元二十七年中書令張九齡所上，則其書成於九齡為相之日矣。然於其間有異，九齡二十三年已罷中書令，而林甫代為之，則注成而上或在二十七年，而書之進禦當在二十四年也。

《長安志》

《長安志》者，本朝宋敏求所著也。古有《長安記》矣，至此改「記」為「誌」，明非一書也。宋氏家多書，如《宮闕記》、《宮闕疏》、《關中記》、《廟記》、《三輔黃圖》、《三輔舊事》，皆所采據矣。而制度因革則多本諸《圖經》，《圖經》又皆本之梁載言《十道志》也，李吉甫《元陽志》比宋「誌」則差略。然宋氏專記關雍，而關雍之在《元和志》僅居百一，其詳略自當不侔也。凡求關雍曲折者，宋之此「誌」引類相從，最為明悉。然而細細較之，亦不免時有駁復也。且如曲台，既入未央，而又入諸三雍，是分一為二矣。長門宮在都城之外、長門亭畔，而列諸長信宮內則失其位置矣。諸如此類，豈可苟隨無所可否也？況宮殿苑囿也者，又多空存其名，中不著事，則亦無可尋繹矣。
予之此錄，采用宋「誌」為多。若其有凡最而無事實則亦不敢輒削，今姑序列其總，如一宮一苑，第書某宮何在，某苑何屬，錯列以成一圖，使人可以按方求地，而其中館殿池籞，須因事可以發揮，則別主正史而附旁言，以究其說。雖有據而直列古書，本文無可辨正，則亦不以入錄，恐其贅也。

五代城苑宮殿

呂圖閣圖

元豐三年，呂大防知永興軍，檢按長安都邑、城市、宮殿故基，立為之圖。凡唐世邑屋宮苑至此時已自不存，特其山水、地望悉是親見，今故本而言之，若與古記不合，亦加訂正。其稱閣圖者，即紹興秘書省本也。

周

郃（不窋城）

后稷都郃（郃與鄗同），在京兆府武功縣。縣距唐都之西１４０裏（已後凡雲府者，皆唐都京兆府也。夫唐府不容，可該歷代矣。然而漢都在長安鄉，唐都在龍首原。各以時語名之，本無定號。今既本元和郡縣以言古事，必主唐制，乃有的地可求。它皆仿此）。后稷始封於郃。《詩》曰「有郃家室」是也。《元和志》曰郃「在渭水之南」、漢郡縣地也縣西南二十二里有故鄗城，又有后稷祠、薑原祠。其裔孫不窋奔於戎狄。唐慶州東南三里有不窋城，蓋慶州古為夷狄所據也。

豳

公劉自慶州徙都於邠。邠州新平縣即其地也。在唐都西北三百里。漢《匈奴傳》曰：「夏道衰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，邑於豳。」師古曰「今豳州是其地也」。凡《篤公劉》一詩所敘斸勰治屋，積食除戎以立久計者，皆此邠也。至太王為狄所侵，不忍用人於刃，則避邠而去，轉至岐下也。邠、豳字同。孟子之敘去邠，不用豳字。開元十三年，概改古文以為今文。又特詔書豳為邠。故豳為唐邠州也。

自邠遷岐

邠州在岐州西北二百五十餘里，而邠南一百三十里是為奉天縣。有梁山焉。秦始皇之梁山宮，正在其地，即太王去邠所膞之梁山也，非《禹貢》治梁及岐之梁山矣。渭水在梁山之南，循水之西而上，可以達岐。故《詩》謂率西水滸至於岐下也。古皆乘車，此曰走馬，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也。晨即走馬西上，不暇駕車，足以見其避狄之際迫遽甚矣。太王既已至岐，則遂營宮室、殖材木、全富庶，教皆有規摹矣。王季從而憑效焉，故《詩》曰：帝作邦作對，自太伯王季。《書》曰：太王肇基。王跡，王季其勤王家，我文考文王，克成厥勳。蓋周之王業始於太王而成於文王。故《易》謂「王用享於岐山」，而《詩》謂「文王之興，本由太王」 也，天作之。《詩》曰「太王荒之，文王康之」，亦皆主太王以言創垂也。文王之在岐也，有鸑鷟來鳴其地，周人以為已瑞，故岐山縣之山名鳳凰堆也。孔子恨其生之不辰，故曰：「鳳鳥不至，吾已矣夫。」而周公亦曰「苟造德不降我，則鳴鳥不聞。」矧曰其有能格，然則周人信，嘗以鳳為瑞矣。顧黃霸以鵠鳥為神雀，馬德儒以孔雀為文鸞，則欺罔耳。然而巢阿閣、儀九韶，固足以表盛治，而夏商無之，亦不害其為帝王也。則有鳳固不必謗，而無鳳亦不為闕也。帝皇之世，河洛皆出圖書，而商周無之，豈以不足為劣也。

岐州岐山岐水

太王都岐周，岐周在鳳翔府西五十里。鳳翔府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。是岐周之地在唐都西三百六十里也。渭水至雍州岐陽縣（即漢之杜陽縣），與漆水、杜水，三者合會於一，而岐水本名未改，故仍稱岐水也。岐水之北有岐山焉，太王所邑也。邑在岐水之北、岐山之南。古語山南為陽，水北為陽。故《詩》曰「居岐之陽，在渭之將」。而後世又名其地以為岐陽也，蓋山水皆可名陽也。岐水之南有周原焉。《詩》謂「周原朊朊，堇荼如飴」者是也。太王初基，必以岐山之下地差狹小，不能容眾，故跨渭而南，兼據周原，以廣其聚也。后稷初封於邰，至此始改號周。故《孟子》曰：「文王生於岐周也。」文王之生既在岐周，則自太王以及王季，皆居岐周，不嚐它徙也。《水經》曰：「岐水又南五十里，有邵亭。」邵亭者，邵公采邑也。又有周城。周城者，周公采邑也。皆文王時所封建也。文王必嘗得命於商也。

豐（畢郢）

文王都豐，在戶縣。縣在府西南六十五里。《長安志》曰：「澧水出終南山澧穀。」自戶縣東行至咸陽而向北以入於渭。《禹貢》謂「導渭而東，會於豐」 者，其水派然也。《史記》曰：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。崇國在秦晉之間，蓋龍門河之西也。伐崇之後，自岐遷都於豐，故澧水之西有豐宮也。《長安志》曰：「其宮今在戶縣。靈台、靈沼、靈囿，皆屬其地也。」台、沼、囿，詩人皆嘗頌其靈矣，而不載其制，今無可考。獨靈台遺址至貞觀尚在，故魏王泰《括地志》曰：「辟雍、靈沼，今悉無復處，惟靈台孤立，高二丈，周回一百二十步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澧水東注，維禹之績。」澧源發南而其末流投北入渭，未嘗東也。其曰：「東注」者，渭正流東，澧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。《書》曰：「涇屬渭，汭漆沮」。既從澧水攸同，非漆沮先已入渭而澧水始與之同也。皆要其首末而概為若言也。武王繼文，雖改邑於鎬，而豐宮原不移徙。每遇大事，如伐商作洛之類，皆步自宗周而往，以其事告於豐廟，不敢專也。鄗在豐東二十五里，故既可步往，又可朝發而即至也（徐廣《三輔決錄》）。《左傳》曰：「康有豐宮之朝」，則康王雖仍都鎬，而其受朝仍在豐地。是亦循武王宗豐之意也。《元和志》、《長安志》皆謂王季遷都櫟陽，此其說本出《周書》也。曰「惟王季宅於程。」程在安陵北（安陵，惠帝陵，在咸陽縣東）。或者以「程」為「郢」，又近櫟陽，故有王季改都之說。然《孟子》明曰「文王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」。若王季既已去郢，則文王之生安得而在岐周也。其曰「卒於畢郢」，卻恐文王之沒適在畢郢，則不可知也。周公在豐將沒，欲葬成。周公

薨，成王葬於畢。孔安國曰「成王不敢臣周公，故使近文武之墓。墓在畢也。」以事揣之，文王之卒在畢，故葬亦在畢也。畢、郢連稱，必是同在一地。或者因以郢為文都，恐未然也。

鎬

《長安志》曰：「鎬水出鎬池」，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。《水經注》曰：「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。」武王自豐徙都於鎬，相去二十五里。《詩》曰「考卜維王，宅是鎬京，惟龜正之，武王成之。」又曰：「武王能廣文王之聲，卒其伐功，周之大統，至鎬而集，天下宗之」。故鎬京又名宗周也。諸家皆言自漢武帝穿昆明後，鎬京故基淪入於池，無復可究。獨梁載言《十道志》曰：鎬池一名元阯，在昆明池北，始皇毀之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彪池北流，浸彼稻田」，則似別有一池名彪，故《水經》曰：「鄗水北流，與彪池合」也。若毛公所傳則異矣。曰：「彪，流浪也，而世傳以為水名。」蓋疑不當有鎬池而又有彪池也。華陰道中山鬼反璧曰：「以遺鎬池君」者，指武王都鎬而言之。蓋借伐紂之義以警秦也。

秦

秦都世次

《史記，秦紀》：「舜賜柏翳姓為嬴氏，在西戎，保西陲。其後造父為同穆王禦封趙城，為趙氏。非子居犬丘。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，馬大蕃息，逐邑之秦（徐廣曰：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）。至周宣王時，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，既而為西戎所殺。其子破戎有功，遂並大駱地及犬丘（即廢丘槐里縣），封為西陲大夫。及周幽王為犬戎所弒，襄公救難有功，平王避戎，東徙洛邑，遂舉岐以西封爵襄公。襄公立西峙，伐戎，至岐而卒，文公居岐為鄜峙（徐廣曰：鄜縣屬馮翊），收周餘民而有之，其疆土至岐，遂以其地獻周。得陳寶（在鳳翔寶雞縣）。寧公徙居平陽（徐廣曰：郡之平陽亭）。德公居雍城（雍，唐之風翔府天興縣，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。徐廣曰：今縣在扶風）。獻公城櫟陽，徙都之。孝公作為咸陽，築冀闕而都焉。地在渭北，而其方則長樂宮西北也。
獻公四年，為周烈王之二年。是時孝公已生。周太史儋見獻公曰：「始周與秦國合而別，別五百載復合。十七載而霸王出。」韋昭曰：周封秦為始，則謂秦仲也。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強大，顯王致霸，與之親合也。徐廣曰：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。闞駰曰：「謂昭武王霸，至始皇而王天下。」

秦宮雜名

秦先世居邑數遷，故其宮殿散在關中者多。固嘗居之不皆可以名為離宮也。文王萯陽宮在戶縣。昭王棫陽宮在岐州扶風。
文王西垂（不知何屬）。
武公平陽宮在華山下。橐泉宮、祈年觀在雍縣（或云一宮。《水經》有辨在後）。
太后虢宮在岐州虢縣。《廟記》曰在城外。始皇《本紀》謂在雍也。步高宮、步壽宮皆在新豐。長楊宮、射熊館、青梧觀、五柞觀皆在周至（《黃圖》）。
襄王芷陽宮在霸上（《水經》）。

祈年宮（囊泉宮穆公墓）

酈道元注《水經》曰：「雍縣中牢井（牢音勞，與牢同），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祈年宮也。孝公又謂之橐泉宮。」據酈此言，則是惠公所都雍縣有祈年，至孝公命為橐泉。名雖兩出，其實一宮也。酈又按《地理志》知其地皆屬雍縣。又引崔駰之言曰：「穆公塚在橐泉宮祈年觀下。」又從而辨正其失曰：「劉向固言穆公葬無丘壟處矣，惠公、孝公並是穆公繼世之君，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也。」以是推之，知二證之非實也。予推酈此言，則是祈年、橐泉皆在惠公雍都，而亦不知何人所建。獨《漢書》曰，祈年宮惠公所起也。《黃圖》「祈」為「蘄」，且曰穆公所造。《廟記》曰宮在城外，而《始皇本紀》則曰在雍。皆以世遠難究其的也。

咸陽

秦都咸陽，在府西微北四十里。本杜縣地也。至唐，咸陽縣則在秦都之西二十二里。名雖襲秦，地非故處矣。古語：「山南曰陽，水北曰陽。」陽，日也。日出天東，躔景斜射，凡山之南面，水之北厓皆先受照。故山以南為陽，水以北為陽。秦之所都，若概舉其凡，則在九峻諸山之南、渭水之北，名為咸陽，其不爽矣。若細細推求，則秦之朝宮苑殿固在渭北，而秦都實跨渭水。跨渭則兼據渭南，不得名為咸陽矣。《史記》、《黃圖》、《元和志》皆曰始皇都咸陽，引渭水貫都，以象天漢，橫橋南度，以法牽牛。此既可見渭之兼在都南矣，而猶謂山水皆陽者，本秦之朝市宮苑多在渭北而總命名以此也。於是，《史記》、《水經》凡序長樂，悉以其地係之咸陽，而於甘泉、阿房亦自明命以為咸陽之前殿也，則咸陽之名又嘗兼臉渭南也。此又不可不知也。

冀闕

孝公改都咸陽，築冀闕。其曰闕者，必古象魏矣。而何以標名為冀也？按《史記》孝公十一年，衛鞅圍安邑，降之。十二年作冀闕。冀者，冀州也。安邑即冀州之邑也。冀之為州，堯、舜、禹皆嘗都焉。今此孝公已得冀州而作冀闕，其必仿古闕存者而創立此名也。秦之諸君皆嘗非古以自是矣，而始皇之都南跨渭水者，亦慕文武之豐鎬也，則冀闕之名、之制，或亦仿古為之也。《秦本紀》曰：「秦每破諸侯，寫仿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，則冀闕也者，亦其寫仿宮室之一歟？

渭北宮殿

孝公都咸陽而始皇因之。初時所造宮室多在渭北。每破侯國，即寫仿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（徐廣曰：在長安西北。漢武帝時別名渭城叛，即九幔諸山麓也），以所得美人、鍾鼓以充之。至《三輔黃圖》則曰，秦每破諸侯，撤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，則恐無此理也。諸侯宮室，絕有遠者，如燕如楚，地迂水逆，豈其可以撤移，使之入關也？若曰寫仿為之，則有理矣。如兼六國車乘而大駕遂為八十乘是其所得寫仿者也。故當以《史記》為正也。
賈山曰：「秦起咸陽而西至雍，離宮三百，鍾鼓帷帳不移而具。」後及漢世，宮在渭北而存者，唯蘭池、林光、梁山為最顯，而望夷、雲閣亦皆不存，則必為項羽所火矣。

阿房（一）

始皇既並天下，狹小先王宮庭，三十五年，別渡渭南，立上林苑，中建阿房。阿房也者，名其用則曰朝宮；名其方則曰前殿；言其高廣之制則曰上可以坐萬人，下可以建五丈旗，庭中可容十萬人。記其綿亙則閣道八十里直抵驪山。人行橋上，車行橋下也。然而名為朝宮，而朝者來自何方，則所不載，獨有磁石門者，以磁石壘門，期以吸脅胡人隱刃，名曰卻胡門。此即北入之門矣。審求其地，則在鎬水趨渭之處。故《水經》主漢城而命其方則曰此阿房之西門矣。若自主阿房而命之，則當曰北門也。《黃圖》曰：「宮，秦惠文王所造。」《史記》直雲始皇也。然考首末，則始皇之世尚未竟功也。二世曰先帝為咸陽，故廷小，故營阿房為室堂，未就，會上崩，罷其作者，復土驪山。驪山事大畢，阿房弗就。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，復作阿房宮，如始皇計。二世既復舉役，而周章百萬之軍已至戲水，乃赦驪山徒，使往擊之。此時始皇陵既已復土，則驪山所發之徒乃其留

治阿房者也。則是勝、廣已亂而阿房之堂室未竟也。至於阿房名義，則史無明載。《黃圖》、《漢書》又有阿城之名與之雜出。師古曰：「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。」《長安志》曰：「一說大陵。曰阿，言其殿高，若於山阿為房也。」又曰：「以其近咸陽，未有名，故且號阿旁。阿，近也。」《史記》曰：「阿房未成，宮成欲更擇令名名之，故天下謂之阿房宮。」此數說者，皆無定指。予獨謂以《史記》之說為近也。二世固曰：「先帝營阿房，室堂未成，則四旁有殿，已立址而未有堂室也。夫廊廡則內拱堂室者也，室堂則中乎廊廡者也。為如許大宮而總名以房，則是室堂未就，名又未立，姑以房名也。則《史記》謂宮成而別擇令名者，語與事合也。夫四阿皆已為房，而中無室堂，則八十里閣道是謂四阿之房矣。約其命役先後，則其序亦略可言也。末為屋，先為城。城成而人呼名阿城也。城始為廊廡而未暇立殿。故終名阿房，皆紀實也。《東方朔傳》釋阿城者曰：「秦阿房宮，牆壁崇廣，妙俗呼阿城也。」《長安志》曰：「阿房三面有牆，南面無牆，周五十里崇八尺。此即阿房屋已不存而餘牆尚存者也。漢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入之上林。」則又單稱阿城，不言阿房，是或楚火後屋不存而城在也。唐高祖初齲蕫安，太宗自阿城入。則阿城也者，久已轉為地名矣。

阿房（二）

杜牧賦阿房，其意遠，其辭麗。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。今用秦事參考，則其所賦可疑者多。其敘宮宇之盛曰「覆壓三百餘里，隔離天日」。按《始皇紀》作阿房在三十五年，周馳為閣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。據地裏而約計之。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，僅可百許裏。若從東西橫計之，則自戶杜以至滻水亦無百里，安得蓋覆三百餘里也？及其敘妃嬪之盛，則曰：「王子皇孫，輦來於秦，為秦宮人，有不可得見者三十六年」。此又誤也。始皇立二十六年初並六國，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國子女也。安得三十六年不見禦幸也耶？按《本紀》曰，秦每破諸侯，寫仿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（即渭城也），南臨渭。自雍門以東至涇渭．殿屋復道，周閣相屬。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，則宮室嬪御之盛，如《賦》所言，乃渭北宮宇中事，非阿房也。阿房終始皇之世，未嘗訖役。工徒之多至數萬人，二世取之以供驪山。未幾，周章軍至戲，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。則是歌台舞榭元末落成，宮人未嘗得居也。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膩也？其曰 「上可坐萬人，下可建立五丈旗」者，乃其立模期使及此，而始皇未嘗於此受朝也，則可以知其初撫未究也。而牧皆援渭北所載以實渭南，豈非誤歟。

龍首山龍首原

漢長安城在龍首山上，周豐鎬之東北也。龍首山來自樊川。其初由南向北，行至渭濱，乃始折轉向東。漢之未央，據其折東高處以為之基。地形既高，故宮基不假累築，直出長安城上。張衡《西京賦》曰：「疏龍首以抗殿」。抗者，引而高之之謂也。《水經》、《關中記》及《三秦記》所載形勢略同，且曰：「此山長六十里，頭入渭水，尾達樊川。頭高二十丈，尾漸下，可六七丈，色赤。舊傳有黑龍從南山出，飲渭水。其行道因行成跡也。」用此推之，則此山並渭折東之地高於初出樊川時也。漢世既據其上立未央宮矣，而其山勢尚且東趨。亦皆高出於地。唐大明宮又遂據其趨東之隴以為之址，故正殿之名含元者，高於平地至四十尺也。若夫此山方發樊川而未及折東也，其北行之勢垂阪東下，以為平原，是為龍首原也（其分支為六，坡處約在漢長安城南）。原有六坡，隱起平地。隋文帝包據六坡以為都城，名曰大興，以其正殿亦名大興。大興殿所據，即其東垂之坡：自北而南第二坡也（詳見六坡）。從平地言之，則坡陁而高，然不能貫山以為之高，是故命其原以為龍道原也（見《六典》）。

唐高祖、太宗建都，因隋之舊，無所改創，特取宮基故名而易之耳。至高宗已染風癉，惡太極宮下濕，遂遷據東北角龍首山上，別為大明一宮。自丹鳳門北，則有含元殿。又北則有宣政殿。又北則有紫宸殿。此三殿者，南北相遝，皆在山上。至紫宸又北而為蓬萊，則山勢盡矣。故可引水以為蓬萊山池也。此其大略也（含元殿前丹風門已在平地。含元、宣政，紫宸則在山上。蓬萊殿必在山北平地。詳在金鑾坡下）。